

肖世庆

著

# 君

## 子之交

看。

「属猴妈妈的，性急。」娘哄劝，「药力还没煞进去，哪能恁快就出头？再箍一天水深火热，捱过一天。傍晚病情加重，肿脚开始泛青，如猪蹄变质。皮下豆粒黄斑亦随之黑灰，却不见增大。」拔毒膏」效力殆尽，冰凉梆硬，如一块失效沥青。

「他大奶，你看这孩子……」

晚上，曹大奶扯衣襟兜来一捧黄豆。不知娘受感动，还是忧我病重，竟落下泪来。

「膏药不见效？」大奶问。

「越发重了呢。」娘眼泪汪汪道。

大奶阖目，道：「这等恶疾，一般膏药怕是无能为力，只有去求马先生了。」

「嗯，嗯。」娘应着，没了主意。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君子之交

肖世庆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肖世庆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之交/肖世庆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610-5464-2

I. 君… II. 肖…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1913 号

---

出版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刷者: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24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光辉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齐悦

---

书 号: ISBN 978-7-5610-5464-2

定 价: 24.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mailto:lnupress@vip.163.com)

## CONTENST 目 录

秘方 .....	1
影事二题 .....	5
小城旧事 (二题) .....	13
谎言 .....	21
哑炮 .....	32
迷路 .....	44
老厂旧事 (二题) .....	64
通向天堂的后门 .....	79
君子之交 .....	89
四个和一个 .....	101
外套 .....	128
锚地 .....	133
仲夏夜之梦 .....	170
乳汁 .....	183
非常时刻 .....	192
魔椅 .....	201
最佳家庭结构 .....	208
活鸽子 .....	222
大雨 小雨 .....	226
小院深深 .....	234
酒逢知己 .....	246
五藏元玄 .....	276
山林红霞 .....	309
夜店 .....	357

## 秘方

幼时多病，尤常患疔肿、疹眼之类，动辄便“火山爆发”。或肩、臀，或腿、脚，鼓凸一火疔，如日本富士山状，尖头脓点恰似山顶终年积雪，皑皑白色。穷孩子皮实，只顾淘玩，一样洗野澡，砍铁瓦，吃饼子。痛痒几日也就破头，流出脓水后自然愈合，并不须敷药看医生。

小学三年级某日，情况出现异常。先是左脚掌奇痛，不敢着地。半日后，大脚趾根发酵般肿胀起来，将鞋帮撑起老高。下课不能出教室，抱腿在座上抽冷气。老师关心，过来问：“脚咋了？”“脚、脚疼……”怕老师不信，忍痛将鞋脱了。前脚掌已呈卵状，又红又亮，如高颧骨汉子圆凸、红亮的脸庞。

“呀，肿成这样！”老师伏身细看，同学们也围过来探头探脑。“大概不是好东西，”老师蹙眉道，“快回家吧。让妈妈领着去医院看看。”

鞋已无法再穿，用手提着，拐拐地瘸到家里，一头栽到炕上，起不来了。

“穷生疔子富生疥。”娘唠叨，在水壶里煮个鸡蛋，以示慰问。“不碍事儿。离心大老远的。”

吃了鸡蛋仍不见好转。不单脚掌，连脚脖子都开始肿胀。到掌灯时分，左脚已饱满、鼓胀如褪毛猪蹄儿。娘蹊跷，在灯下细看：红肿如颧的左脚掌，有一黄豆粒儿大小斑点，在皮下若隐若现，手指一按，痛极！

“疔子不出头，力气大如牛。得让它出头，出头就好了。”娘断言。找来后院曹大奶，和她商量。

曹大奶吃斋，念佛，间或也行些医道。常有老尼、僧衲在家

里进进出出，大奶均以师兄弟相称，邻里间颇具贤名。

“手脚不生疮，此物生得歹毒。”曹大奶老眼昏花，端详半晌，方才说。

“呵，那可咋办？”娘带了哭腔。

“莫慌，莫慌。有一人专治此症……”大奶稍事沉吟，似回忆状，“此人姓贾，贵教人（回族），住西市双庙子。家有祖传秘方，手到病除。明日可带孙儿找他。”

这一夜着实难熬。脚痛火烧火燎，且出现全身症状：发烧，头晕，恶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娘害怕，半夜去敲“济生堂”大门，赊来一帖“拔毒膏”，用热气烤了，粘粘地贴到脚上。

水深火热挨过一夜。二天早起，脚掌已经泛青，如猪蹄变质。豆粒黄斑不见增大，亦不见缩小，却黄中掺了黑色。“拔毒膏”药效殆尽，凉冰冰挂在脚掌，似一块失效沥青。皮下一缕红线从脚心攀缘直上，游蛇一般爬到了大腿根。民间传言，红线如爬到心口，人必死无疑。

由娘驮着，昏昏沉沉出了家门。去双庙子，需乘公共汽车，在银行站下车，再穿过一条街巷，便是了。这里从未来过，娘也仅是听说。只道是回民聚居区，巷子里果然膻鲜味浓重。贾先生家，居一片塘柳中间。青堂瓦舍，疏篱短杖。进房便闻有奇香，似兰非兰，似荷非荷，不知何物所致。熏熏然，幽幽然，神志顿觉清爽了许多。房中并无药柜、脉枕之类，仅置一书案，案上一对青瓷茶瓶。茶瓶高二尺许，瓶面图案残断模糊，辨不清是仕女凭栏，还是书生夜读。案旁坐一青衣老者。老者面相温善，胡须灰白，年纪约六十岁左右，想必是贾先生了。只是，先生装束平常普通，气宇亦非良医状。解放已若干年头，仍戴一顶红珠瓜皮小帽，像一落魄乡绅。

“脚怎了？”

正呆看，先生问过来。忙脱掉大鞋，盘过脚掌。先生看了看肿处，弹弹趾甲，问：“疼不疼？”

“疼！”

先生便转身，伸手探进茶瓶，摸出一狭长纸匣。匣中置一钗状金属物，银质。一端尖锐，一端扁平，系黄色缎带，似微型短箭。

“莫怕。”先生拈钗状物在肿脚脖处轻轻一划，笑道，“截它一截。乃解心疑之举，未必管用。”言毕，将一段红线线拴到膝盖上方。

一应程序完成，先生拉开案桌抽屉，取出膏药及一白瓷小皿。那膏药火漆颜色，赤红。先生摊平膏药，旋开小皿，倾出少许砖色粉末，洒在膏药上。霎时，房内奇香愈烈，直冲肺腑。先生托平膏药，稳稳贴在患处。

“好了，穿鞋吧。”

“这就完了？”娘似不信，以为还有内容。

“此症乃疔毒，十分厉害。所幸未乱动刀剪，毒气未散，容易收拾。看症候，这歹物业已熟透，一帖药膏下去，明晨准定破头，排除脓水后，自然愈合。就不必再来了。”

“明天一准破头？”

“一准。不破，你来找我。”先生轻拍胸脯，从容不迫。

“破头就好，孩子不遭罪了。”娘道谢，从手巾包内摸出钱来。

“不必，不必。”先生急阻，“贾某行医，不图钱财。不必破费！”

娘哪里肯依。推来挡去，好歹收下一元，作为工本。

谢别贾先生，欲再让娘驮着去车站。

“这么大小，还让娘背着？”身后，先生笑着挥手，示意让自己走路。

试着走了几步。怪哉，脚掌敢着地了！

“脚不疼？”娘惊问。

“不疼！”为证实，逞强单腿蹦跳。

唬得娘慌忙按住：“我孩儿有福，遇上神人了！”

入夜后，脚肿消退大半。豆粒黄斑却兀自凸起，膨出如一硬囊。四周皮色青黑，奇痒。

“菩萨有眼，要出头了。”曹大奶过来看了，喜得念佛。

这一夜睡得安稳。早晨醒来，偷偷揭开膏药。一夜工夫，满脚青肿皆尽消退，豆粒黄斑处敛成一酒盅大脓盘，似半粒黑紫葡萄，边缘处愈黑，按之，滋滋有声。

“破了吗？”娘子枕畔问。

“没有。”

娘趴过来，细看：

“了不得，快贴上！”

“还一准破头呢，净吹牛。”趺拉鞋去院里“放水”。行至半路，忽觉脚底湿粘，叫声不好，急忙回返。

没等进屋，脚下已脓流如注。那脓汁墨黑污秽，腥臭无比，足足淌了半小碗。娘用棉花擦净脓血，患处现一香头小孔，皮下为粉色嫩肉。

“好了好了，孩儿，生新肉了呢！”娘喜不自禁。

小孩子不藏病，当天便背了书包，蹦蹦跳跳上学去了。

自此，亲友间凡有患疗疮疔毒、痈疽火燎，或无名肿者，娘一律推荐去双庙子，不论轻重。想必贾先生的蚀本生意一定因此而繁忙了许多。

说来也怪，经过此次治疗，幼时常患疗肿疹眼的毛病，竟获根除。从此不再“火山爆发”。娘说，是贾先生的膏药将毒火全部拔出，去了毒根儿。那药确实了得。

至今，家乡人士中有患疗疮疔毒者，大都不去医院。总有人推荐去贾先生家讨一帖膏药贴。贾先生早已作古，但药方由子嗣传下来。其家风医德亦得以继承。看病仍是只收工本，不为牟利。其子嗣中未见有以一技之长，奇货可居，大肆招摇，财源广进者。行医只是小打小闹，不事张扬。然药方如何配置，那奇香药沫竟为何物，怎样提炼，其家族亦一脉单传，守口如瓶。世人至今不得而知。

（载《金城》1999年第1期）



## 影事二题

### 字 幕

小时候，我家住的趟街，北临电影院，南靠饼干厂。刮北风时，电影院的声音刮到家里来。演的什么电影，能听出个大概齐。刮南风，饼干厂的香味吹进屋子。加工的什么糕点，槽子糕、炉饽，还是核桃酥，也能分辨得一清二楚。味道都好极了。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轮番经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折磨。

南头的饼干厂里，有位姓葛的单身汉，和我家很熟，三十多岁了，还单身一人。他经济宽裕，又不耐寂寞，下了班没事儿干，就到我家闲坐。逢上放新电影，便带上我去看一场。故而，我视老葛叔为救星一般。

但，和老葛叔看电影不白看，我得承担一项义务，替他读字幕。凡银幕上出现的文字、片名，演职员表、歌词……以及某年某月某制片厂摄制，等等，都要念给他听，一字不漏。老葛叔不识字，在扫盲班里学的几个字都就饭吃了。他这人又固执，爱凿死犟子。认准了一条道，八条牛也拉不回来。我一直弄不明白，老葛叔为什么对那些啰里啰嗦的字幕情有独钟。

“老葛叔，这些字不念了吧。”我说，“都是人名。”

“人名？人名也念。你念吧。”

“念那个没用。”

“没用？没用人家能演出来？念！”

国产片还好，遇上外国片，我就得紧忙乎。外国人的姓氏，啰嗦多。一个人名译成汉字，长长一串。尼古拉·安东诺夫·瓦

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大·葛利高里耶夫娜……别嘴，拗口，像念绕口令。念得我这份烦。

老葛叔却听得津津有味。

“噢，外国人也有姓葛的？”

有一次，老葛叔带我去看英国舞台故事片《红菱艳》。那时，这部片子还没有翻译过来，全部配的字幕。画面上演了些什么，我基本没顾上看，光念字幕了。只记得是一群芭蕾舞女光着大腿，转来转去地跳舞。按那时的眼光看，这是一部“儿童不宜”的影片。

演了不一会儿，老葛叔对我说，“这片子有点‘黄’，你小子别看吧。”

芭蕾舞女们跳得挺好的，他却不让我看了。“为什么？”  
“这样的电影有毒。小孩子看了不好。听话。”老葛叔拍拍我。

我想说，我看了不好，你看了就好？但，我只是指着银幕下面的字幕，问：“我不看，你自己能看明白吗？”

“——将就看。反正光跳舞，也不怎么说话。”他不放心地瞅着银幕，“要不，你先睡觉，说话的时候我再叫你。”

老葛叔把我拍睡了，一个人在那儿看银幕中毒。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被突然摇醒。

“伙计，醒醒！”老葛叔两眼直直地盯着银幕，“快给我念念，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我懵懵懂懂地问。

“那个爷们儿和那个娘们儿，钻马车里干什么？”

“哦……他们可能想逃跑吧？”

“不对吧？”黑暗中，他疑惑地睨睨我。

我忙向银幕望去，乐队指挥朱力安和芭蕾舞女维多利亚躺在马车里，正在热烈地亲吻……

那场的电影念得我口干舌燥，关键地方还被勒令睡觉，以致我产生了一种得陇望蜀的念头：什么时候自己单独看一场电影。一声不响地看，静静地看，不念那些该死的字幕。

后来，老葛叔谈恋爱了。他爱的是饼干厂的一个女工，他的师妹。那女工长得不怎么漂亮，但很白净，胖乎乎的，胸脯又厚又结实，像塞了两个面包，身上老是发出一股甜丝丝的饼干味儿。老葛叔爱她，不亚于朱力安爱维多利亚娅，几乎天天带她看电影。

胖女工每次看电影，必定要从厂里包些饼干，边吃边看，嘴里嚼得格崩格崩响。趁黑还用嘴嚼了喂老葛叔，也让他吃。老葛叔不爱吃饼干，只吃她的嘴唇。两个人扭在一边，吃得“吸溜吸溜”响。那时电影没有“情侣座”，他们的活动无不在我的眼皮下进行。我坐在旁边有点无所适从。不知该看电影，还是该看他们“吃饼干”。

除了爱吃饼干，胖女工看电影时，还喜欢打了赤脚，在椅子下面悠荡。时快时慢，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起伏跌宕。悠着悠着，便碾老葛叔一脚。碾一下还嘻嘻笑。老葛叔喜欢让她碾，并不声张，只咧咧嘴。有一回，不知她碾错了还是怎么的，碾到了我的脚背上。那脚肉乎乎，软绵绵的，像小狗舌头在舔。整条腿也麻麻的，木了一般。碾了几下，她可能觉出碾错人了，乜着眼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把脚缩回去。

有了胖女工，老葛叔就不让我念字幕了。我一张嘴，他就用手捅我。但这时我已无药可救了。习惯成自然。只要银幕出现文字，我嘴里便情不自禁要念念有词。

见我捅捅鼓鼓，胖女工眼波一闪一闪地看着我们，眼神有点怪。

这期间，老葛叔还带我到胖女工的宿舍里去过几次，都是找她一道出来看电影。饼干厂的女工宿舍，有一种饼干味与脂粉味混杂在一起的芬芳，气息温馨而暧昧，令人流连忘返。我们每次去，他们宿舍里都要聒噪一气。

“这是谁的孩子？”

“你看像谁的孩子？”胖女工挺得意。

“不会是你和老葛的吧？嘻嘻，能那么快……”

“放你妈的屁！”胖女工骂了，“我要能养出这样的孩子还好

了呢，识文断字的……”

“孩子呵，别走了，下晚跟姑一起睡。”

“别和她睡，她爱放屁。和我一个被窝！”

“跟我一个被窝！”“跟我一个被窝……”

我没在她们宿舍睡过觉。我很后悔。我也许真的应该与她们中的谁“一个被窝”里呆上一呆。

那该是怎样的温暖和温馨？

胖女工和老葛叔的恋爱，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竟没成。听人说，她和一个技术员结了婚。失恋的老葛显得有些形单影只，他再也不到电影院看电影了。胖女工倒是陪着新婚丈夫常到电影院来，她还到我家找过我。但家里人说什么也不让我给她添麻烦了。

至今我仍保留着这习惯，无论看什么电影、电视片，都不放过片头、片尾推出的字幕。常常是满剧场的人散尽了，我还坐在座位上，等待银幕上最后出现的那几行文字。不看到“剧终”、“完”或“END”决不罢休。无论那字幕有多长，也不管它有没有用。

## 陈女生

陈女生，是我小学四年级的同学。名字和我们党早期的一个领导人只差了一个字。她和我同班，还和我同桌，算得上是“同桌的你”。

“同桌的你”在班里年龄偏大，比我们长三四岁。她是后转来我们班的。听人说，她转来之前在工厂上过班。那时常有这样的学生，家里困难了，就找个地方上一阵子班，待家境稍微好转，再接着回来上学，断断续续地念书。如果是正常情况，她应该读初中了。

陈女生个子比我高半个脑袋，坐在班里如鹤立鸡群。谁进了教室都往我们这桌瞅，好像这桌上坐了个鸵鸟。老师让陈女生和我同桌，是考虑到我的学习成绩好一点，可以帮她撵撵功课。我

原来的同桌徐春林，被调到后座了。春林很不高兴。因为他的学习也不咋着，一向指望我在考试时救驾。我呢，对陈女生的到来也不甚欢迎。班里的同学差不多都是男生一桌，女生一桌，几乎没有男女同桌的。

而且，陈女生还爱搽“雪花膏”。

那时的女生，脸上都不搽化妆品，也搽不起，人人都素面朝天。冷丁来个搽雪花膏的，如同添了个资产阶级小姐。那股香味儿时不时地从身边袭来，与平日弥漫在教室里的鞋窠味儿格格不入，闻着很不自在。我用小刀在课桌中间刻了一道线，告诉她井水不犯河水，没事儿少往我这边凑。

有一天，陈女生坐的板凳面上，被人用粉笔写上“放屁大王”四个字。我知道是谁写的。那拙劣的笔迹我很熟悉。但我不能说出来。陈女生也没发现，上课时一屁股坐了下去。我听到，后座有人“扑哧”笑出了声。

那天，陈女生穿了一条带背带的黑裤子，上衣是束在裤子里面的。她一旦站立起来，屁股上的“放屁大王”肯定会暴露无遗。

左思右想，我决定把秘密透露给她，免得事情闹起来，再怪是我写的。我在算草本上扯下一段纸条儿，写上“你的凳子上有粉笔字”。用手捂着，把纸条儿送过“三八线”。

陈女生见我挥手过来，以为嫌她占的地方大了，就往边上挪挪，几乎将整个桌面都腾了出来。我只好把手缩回，将纸条儿留在她一侧。

陈女生看见了纸条儿，先一怔。随即将纸条儿攥住，像怕被人看见，握在手心，并要往裤兜里装，却没有读。我急了，又写了一张纸条儿，再传给她。

接了后一个纸条，陈女生的脸蓦地红了。但还是不读它，却用一种惊恐的目光望着我。我只好一个劲儿地使眼色，示意她注意凳子下面。

这回，她才看了纸条儿，轻轻欠起身子，查看了凳子面。然后就白了脸坐下。忍了好一会儿，终于抽抽嗒嗒地哭起来……

这是一桩无头案。老师也没查出来是谁写的。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这件风波过去后的一天，下午上自习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一只瘦削的手试探着越过“三八线”，稍作停留，就“嗖”地缩了回去，留下一枚叠成燕尾形的条子。

看形状，我知道那是一封信。她给我写信干什么？谁在我的凳子上面写骂人话了？抬屁股往下瞅瞅，没有。凳子面上光溜溜的，屁股上也沾了粉笔屑。我悄悄拆开便条，里面飘飘然落下一张电影票！

我惊异地向分界线的一方睨去。陈女生没事儿似的，只低头做作业，仿佛事儿不是她干的。

我将目光移回，看见了便条上的一行小字：“今晚咱俩看电影”。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不明白男人找女人看电影，或女人找男人看电影，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模模糊糊知道这是大人间的事情，和男女要好有关。

说心里话，假如是我们班的黄女生或者姜女生（私下里我认为她俩比较漂亮可爱）传给我纸条，约我看电影，我也许就乍着胆子去了。而且，假如我有钱，想请女生看电影，我一定邀她们中的一个，决不会是又高又瘦的陈女生。

但，那场电影是我极希望看的。是惊险反特故事片《神秘的旅伴》。那几天，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嘴里总叨咕“王晓棠王晓棠”的。

那张电影票是19排的。开演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钟。

整整一下午，我在课桌上辗转反侧，自习也没上好。隔一会儿，就把手伸进兜里，摸一摸电影票。放学回家，也没拿定主意，到底去不去看这场电影。

晚上七点钟，电影都开演了，我终于熬不住，悄悄来到电影院。趁着剧场里面漆黑一片，溜过了19排，径直窜到剧场最前面，在第一排当中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电影院的前几排座位，一般都是空着的。没人愿意在又晃眼睛、画面又变形的地方坐着。还好，刚刚演完加演，正片即将开始。我几乎就要成功了。

可是，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只顾了这地方的僻静，却忽略了这里容易暴露目标。

演到特务“萧老五”阴谋要把我军侦察员推下山涧，“小黎英”（王晓棠饰）冒险前来搭救，情节正扣人心弦，忽听旁边的座位发出纸响。扭头一看，陈女生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坐在和我隔一号的座位，一包花生糖果搁在我们中间的空座上。

我掉进了山涧。

不知扒手在掏包时被人当场抓住脖子是什么心情。当时我的心情是，最好能有个耗子洞钻进去。那是一种花招被揭穿了的懊丧和一股事态说不定向何处发展的忐忑。我准备好了迎接一瞥白眼，或者一句风凉话。可是，她只一声不响地坐着。我也无法吱声。我们就这样在静默中熬着。谢天谢地，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把那包花生糖留了下来。临走，她小声说了一句话：“到那个座看吧，这里晃眼睛。”

我没吃那花生糖，也没动地方。又看了一阵儿，感到这里的确光线太强，晃眼睛，画面变形，而且音响太响，听不清楚对话……

总而言之，我找出了一大串必须离开前排座位、无论如何也应该回到19排——我的座位上去的理由。

顺着微微带点坡度的场地，很快找到了19排的座位。但，陈女生却不在那里。属于我们的两个座位都空着……

《神秘的旅伴》之后，陈女生仍和我一个桌，还是远离“三八线”坐着，听课、写作业。只是，以后她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了。不再写信，传纸条儿。当然，也再没约我去看电影。

我一直想问她，那天她是挪到别的座位了，还是生我的气，提前退场了。但一直没找到机会开口，也没法开口。

那一学期完了，再开学，班级又重新划分了座位。陈女生被分到了最后一排。春林“老虎归山，原神回庙”，还和我一桌。

到了六年级上半年，陈女生又退学回家，不念了。不久，听女生们说，陈女生结婚了，和一个工人成了家。

我再看见她时，是二年以后，在市电业局的胡同口。她烫了



发，穿着一件旗袍。还是那么高那么瘦，抱着一个孩子，挺邈邈的样子。看见我像不认识似的。

（载《鸭绿江》2000年第7期）

# 君子之交

……

……

……

……

……

……

……

……

……



## 小城旧事（二题）

### 悖论

大年初一，天气奇寒。年三十的一场大雪盖住了小城，街道和屋檐上压着厚厚的积雪。太阳高高地照耀，阳光很灿烂。

一小队“黑帮”在雪地上行进。十几条高低不一的身影，像显现在白天的幽灵，逆着阳光在雪地上窜动。

“打——倒——刘少奇！打倒我自己！打——倒——刘少奇！打倒我自己……”

他们喊着这样的口号，不断地从雪窝里拔出脚来，跋涉着，跟上走在他们前面的一个矮子。

矮子的手里牵着一只狗。

矮子在一幢冒气的职工食堂门前停下。那狗，老马识途一般，“汪”地拱开门，钻进食堂，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热气里。

“黑帮”们在门口站定，跺净鞋上的雪，一个挨一个鱼贯而进。

食堂里蒸汽氤氲，人声嘈杂，熙熙攘攘的。人们从打饭窗口往外端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食品：猪肉水饺和“忆苦饭”糠窝窝头。空气中弥漫着肉馅儿的荤腥和干菜、米糠的霉味儿，闻起来，有一种同时到了饭馆和猪圈的感觉。

“黑帮”的队伍保持一路纵队，缄默地通过一排排油渍斑斑的饭桌，习惯地来到一堵山墙下，面朝山墙，成一列横队站好。

山墙上，画着一幅万朵葵花簇拥着的伟人像。伟人在笑，并且放光。只是，伟人画得不太像伟人本人。看上去不知道像